

# 一個眼科醫師看中國古代的白內障手術 ——從白居易和劉禹錫的眼疾詩談起

陳克華  
(榮民總醫院)

中學時代讀韓愈〈祭十二郎文〉，其中的這些話：「吾年未四十，而視茫茫、而髮蒼蒼、而齒牙動搖。」並沒有特別感受。成了眼科醫師之後，才覺出問題。韓愈為何年未視茫茫？最尋常的解釋是，他老花眼。但一般而言，男人老花四十以後才慢慢開始有感覺，而且是對正視眼的人而言，近視的人可能更晚些。韓愈年未四十就有老花眼，是早了些，莫非韓愈天生遠視？而進一步查證，得知韓愈得的是消渴症，也就是現代所謂糖尿病，而眾所周知糖尿病會引起許多眼疾包括糖尿病性角膜病變、白內障(Cataract)、視網膜及視神經病變等，也就難怪韓愈早年就視茫茫了。也因而才發現，中國古代的眾多詩人詞家裡，眼睛有問題的還真不少。劉禹錫的〈贈眼醫婆羅門僧〉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：

三秋傷望眼，終日哭途窮，兩目今先暗，中年似老翁；  
看朱漸成碧，羞日不禁風，師有金篦術，如何為發蒙。

其中的描寫，就一個眼科醫師來看，便十分切合一個年老視力衰弱者的臨床表現。年紀大是乾眼症的主因，而乾眼症的初期，由於眼淚的基礎分泌不足，反射分泌代償性地增加，反而有可能淚涔涔地，成了「終日哭」了；而「羞日不禁風」正是乾眼症患者最常抱怨的「怕光」、「遇風流淚」等現象。而乾眼症者最忌傷心流淚，因為流淚過後，乾眼往往加劇，嚴重者可造成角膜受傷甚至潰爛而失明，古人相信眼睛會哭瞎，實在是有道理的。劉禹錫三年來又「傷」又「望」的，當然可能造成乾眼症加劇重而視力受損了。

然而故事還沒完，「兩目今先暗」又是什麼回事呢？從「中年似老翁」一句來推測，可以判斷劉禹錫得的是白內障，而且是中年就有了，令他十分擔憂。白內障由於水晶體混濁阻擋了視線，所以覺得日光昏暗是合理的，但「看朱漸成碧」就很難理解了。又和這早發性的白內障又有何關係？單憑一句詩實在很難猜測，但詩中「碧」字提供了難得的線索，因為青光眼(glaucoma)的早期，眼壓上升損及視網膜的藍色感光錐形細胞時，是會有青碧色視覺的現象，這也就是「青光眼」這一名詞的由來。所以劉禹錫的早發性白內障極有可能為青光眼所併發，一個又有乾眼症又有青光眼又有早發性白內障的人，本來治療上便十分棘手，無怪乎當時的中醫顯然束手無策，他必須求助於婆羅門僧——也就是印度來中土傳佛教的僧醫了。

而有趣的是，當唐代詩人的眼疾，求助於印度醫學的狀況似乎十分普遍，這說明古

---

陳克華，榮民總醫院眼科醫師，陽明醫科大學副教授，知名作家。電郵：khchen@vghtpe.gov.tw

代印度的眼科學 (或說外科學, 因為眼科單獨成爲一科是十分晚近的事) 十分先進, 在與西域交通頻繁的唐代 (或更早) 隨佛經傳入了中土, 「眼睛有問題須找印度醫生」成爲當時一種風氣。試看白居易的一首「眼病」:

案上漫漫鋪龍樹, 合中虛貯決明丸;  
人間方藥應無益, 爭得金篦試刮看。

就說明了他想求助印度僧醫的心情。據考, 白居易四十多歲後即患眼疾, 文學史上就數他留下的「眼疾詩」最多, 上面這首七律描述白居易當時正在閱讀眼科專書《龍樹論》, 藥盒中存放著準備服用的「決明丸」, 他考慮一旦服藥無效, 就得求助手術治療, 用金篦來刮除眼中的障翳。此處的龍樹 (梵文 Nagarjuna, 應該和佛典裡的「龍樹菩薩」爲不同兩人, 因為龍樹在印度實爲一十分普遍的名字。宋代嘗出現了一本題名爲《龍木論》(或稱《龍目論》) 的眼科專著, 此書極可能就是白居易此處參閱的《龍樹論》, 因避英宗諱 (英宗名曙, 樹與曙同音), 改名《龍木論》。此書經轉輾傳抄增補, 至宋代改編, 成爲目前的傳本。宋代太醫局將《龍木論》列爲醫師必讀之書, 可見此書的重要地位。書中對於各型白內障, 包括老年性、先天性、外傷性、併發性的病因、症狀作了詳細的描述, 同時對白內障眼病的檢查、診斷、手術適應症、禁忌症以及手術前後的準備、手術方法、術後護理等, 也均作了確切的論述, 得以一窺古代中國的白內障手術。

值得注意的是, 劉和白的兩首詩, 同時都提到「金篦術」這項手術。所謂「金篦術」, 又稱「金針撥障術」, 是中國古代醫學家對白內障眼病施行的一項手術。由古籍上記載來看, 白內障患者接受這項手術後, 一般能重見天日, 效果頗佳。中國在一千多年前已能施行這項手術, 這在世界眼科史上不能不說是先進的。唐代的另一些詩人, 在他們的詩句中也有不少提到金篦術的, 如杜甫: 「金篦空刮眼, 鏡像未離銓。」以及「金篦刮眼膜, 價重百車渠」; 白居易的〈病中看經贈諸道侶〉: 「右眼昏花左足風, 金篦石水用無功。不如回念三乘樂, 便是浮生百病空。」; 李商隱的〈和孫樸蟾孔雀詠〉也有這樣兩句: 「約眉憐翠羽, 刮目想金篦。」

以上證明金針撥障術在唐代已相當流傳了。這些詩句中除了劉禹錫和白居易的詩句是寫實外, 其餘詩中所提到的金篦似乎都是用典。那這個典故出自哪裡呢? 真相還是要從印度傳來的佛典中去尋找。北涼曇無讖譯《大般涅槃經》卷八有這樣一段: 「佛言: 善男子, 如百盲人爲治目故, 造詣良醫, 是時良醫即以金篦抉其眼膜……」。這說明印度古代很早就有了這一技術。40 卷本的《大般涅槃經》, 是大乘佛教的五大部經典之一, 它的翻譯早在北涼時代, 即西元 428 至 452 年之間。但據文獻記載, 更早在後漢時, 《梵般泥洹經》2 卷就被翻譯過, 後來三國時又有安法賢翻譯的《大般涅槃經》2 卷、支謙翻譯的《大般泥洹經》2 卷, 不過這三種譯本都是節譯, 而且在北涼之前已失傳。晉代法顯又與佛跋陀羅合譯出《大般泥洹經》6 卷。這樣說來, 印度的金篦術至少在晉代以前就已經發明。

但中土文獻中, 「金針撥障術」最早只見於唐代王燾的《外臺秘要》(西元 752 年, 唐玄宗天寶十一年) 一書中。王燾在《外臺秘要》所載的眼科疾病, 主要收集晉唐以來各醫家內容, 其中包括謝道人所撰的《天竺經》。據《外臺秘要》《天竺經論眼序》註文: 「隴上道人撰, 俗姓謝, 住齊州, 于西國胡僧處授。」其中「胡僧」指的印度僧人, 故推想「金針撥障術」是印度傳來的一種眼科手術, 殆無疑義。《外臺秘要》對白內障各

期症狀都有簡單扼要的描述，同時對先天性白內障和外傷性白內障有分開的討論。雖然以今日的眼光來看，書中內容未必樣樣正確。例如書中描述白內障眼病初起時，患者「忽覺眼前時見飛蠅黑子，逐眼上下來去。」這是典型的飛蚊症的現象，起因於玻璃體的退化液化而呈混濁，與白內障毫無關係，但因為同屬眼睛的老年性變化，故被牽強附會為同一疾病。但一般而言，《外臺秘要》對白內障的症狀觀察是十分準確的。例如書中描述老年性白內障的進程，病情發展一般緩慢，「漸漸不明，久歷年歲，逐致失明。」關於此病的鑒別症狀，白內障患者除視力變化外，眼與頭部的感覺「不痛不癢」，「雖不辨物，猷知明暗三光，知晝知夜。」眼部檢查，發現「唯正當眼中央小珠子裡，乃有其障，作青白色。」這樣的描述便和真正的臨床觀察十分吻合。

更驚人的，在還沒有細隙炗顯微鏡 (slit-lamp microscope) 及眼底鏡 (Fundoscope, retinoscope) 發明的年代，書中對白內障與「眼底病」(極可能指老年性視網膜黃斑部病變，或其他視網膜疾病, age-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, maculopathy) 也進行了鑒別診斷，指出眼底病「外形不異，只不見物而已」，或「眼中一無所見」，即黃斑部病變者可能眼中並沒有青白色的內障，兩者指的是完全不同的病灶。視網膜黃斑部病變需要以直接或間接地鏡檢查方能診斷，而這兩種檢查儀器都是 20 世紀以後才發明的，唐代人如何鑒別區分白內障和眼底病，至今仍是個謎。至於白內障的治療，「此宜用金篋訣，一針之後，豁然開去而見白日。針訖，宜服大黃丸，不宜大泄。」所指的，就是金針撥障術及其術後照料了。

所謂「金針撥障」，指的是將白內障——也就是白濁的水晶體——周圍的懸韌帶以針撥斷，令晶體落下在玻璃體腔下方，讓光綫能重新穿過瞳孔，使病人重獲視力，但古時尚未發明人工水晶體，即使開完刀眼前大放光明，病人仍是一千多度的大遠視 (HYperopia)，筆者於公元 2000 年於吉隆坡參加亞太眼科醫學會，赫然發現金篋術在今日的東南亞一帶仍在施行，推想乃受印度文化的影響。

所以從晉起至宋，中國的金針撥障術已累積超過一千年相當成熟的經驗。1958 年，中國的眼科醫師唐由之先生經由《目經大成》裡的記載運用在白內障手術，改在睫狀體平坦部 (Pars plana)——即在眼睛黑白交界處後約 4 釐米——切口，改變了西方傳統上認為此區危險的觀念，比西方醫學由平坦部造口作玻璃體切除，還早了 18 年。另外值得一題的一個小故事，則是「金針撥障術」在中國流傳發展超過千年，但一如佛教在發源的印度反而失傳了。1981 年中國派遣醫療訪問團在印北拿勒斯市與印度眼醫交流，當時播放唐由之醫師示範的「金針撥障術」影片，據說當時引發極大反響，這又是文化上「禮失而求諸野」的一個實例。

而金篋術施行的「實況」究竟如何呢？文獻一查，赫然發現蘇東坡竟然親眼看過這手術，還寫了讚美的詩送給這位手術技術高超的眼醫，似乎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一首「手術記錄詩」，他的這首〈贈眼醫王生彥若〉是這樣寫的：

針頭如麥芒，氣出如車軸。間關絡脈中，性命寄毛粟。  
而況清淨眼，內景含天燭。琉璃貯沆瀣，輕脆不任觸。  
而子于其間，來往施鋒鏃。笑談紛自若，觀者頸為縮。  
運針如運斤，去翳如拆屋。常疑子善幻，他技雜符祝。  
子言吾有道，此理君未矚。形骸一塵垢，貴賤兩草木。

世人方重外，妄見瓦與玉。而我初不知，刺眼如刺肉。  
君看目與翳，是翳要非目。目翳苟二物，易分如麥菽。  
甯聞老農夫，去草更傷穀。鼻端有餘地，肝膽分楚蜀。  
吾於五輪間，蕩蕩見空曲。如行九軌道，並驅無擊轂。  
空花誰開落，明月自朏朏。請問樂全堂，忘言老尊宿。

(大致原文可譯作如下：贈眼科大夫王若彥先生)

針頭細如麥穗的蕊芒，氣息卻如急促的車軸轉輪，在生命危急的細微處，將生命寄托在像米粟這般微小的東西上。

清淨透明的眼睛，看世界像點了天燭那樣清晰明亮。但若眼球表面若積了塵垢，便脆薄得無法隨意碰觸。

而你卻可以在那上面頻頻動起手術，並且輕鬆談笑著令旁觀者嚇得縮緊脖子。

你使用輕巧的針如同拿千萬鈞一般穩重，去除眼球上的障病又像拆除舊屋那么俐落徹底，我總以為你擅長幻術，也懂得偏方及符咒。

你說你自有遵循的道理，而從不加以說明。人體本是一具塵垢皮囊，再貴再賤的人終要與草木同朽。

世俗的人卻一向重視外表，妄自判定瓦與玉的本質高低。我原先不知眼睛與皮肉的開刀是同樣道理。

但你可以斷定眼球上的蔽障就要傷殘到眼球了，若說眼球與白內障是易於分辨而不相屬的東西，那難道沒聽聞過農人鋤草會傷及作物的警語嗎？

凡是不以鼻孔盛氣凌人的人，心中一定存在著道義，我在佛說輪回道中，也可以坦蕩蕩問心無愧，就像在大道上馳騁，並驅無礙。

花兒不因世俗理念自然而然開落，明月有時也自覺昏暗而渺小，試問大家同樂的時候，又何必分什麼年齡和地位呢？)

當時在沒有麻醉的狀況下，能夠如此精巧地施行如這項今必須在顯微鏡下方能完成的手術，也不得不佩服古人的一雙巧手與智慧了！

收件日期：2011 年 7 月 3 日

定稿日期：2011 年 9 月 10 日